



# 杰克·伦敦文集

JACK LONDON

4

河北教育出版社

Jack London

# 杰克·伦敦文集

第四卷

长篇小说

毒日头

[美] 杰克·伦敦 著

裘柱常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年·石家庄

# 第一部

## 第一章

对于德佛利酒店，这是一个静静的夜。沿着起裂痕的木屋的大房间一边的柜台上，靠着六个人，其中两个在讨论云杉叶茶和酸橙汁对于治疗坏血病的功效的比较。他们面色忧郁地谈论着，时而又沉郁不语，旁人都不理会他们。在对面墙壁下是一排赌钱的玩意儿。骰子桌上的人已经走散了。有一个神情落寞的人在纸牌桌上打牌。轮盘赌台上的球已经不旋转，管轮盘赌的人站在火光熊熊的火炉旁边，和一个眼睛乌黑、面庞美丽、体态苗条的年轻女人在说话。这女人，从朱诺<sup>①</sup>到育空堡一带都叫她圣母马利亚。有三个人在玩扑克，但是他们用小筹

---

\* 这部小说英文原名为“Burning Daylight”（灼人的日光），因为这是书中主人公爱兰·哈纳许的绰号，所以采用《北京俚曲》（上海太平洋书店版）的《打新春》“……六月里，属三伏，天长夜短日头毒”的意思，译作《毒日头》。——译者

① 朱诺（Juneau）是美国阿拉斯加州首府，是该州东南沿海海港城市，1880年因附近发现金矿而兴建的。——译者

码，玩得不大起劲，也没有旁观的人。后面一个跳舞厅的舞池里，只有三对舞侣随着一只小提琴和一架钢琴的音节，在寂寞地跳着华尔兹舞。

环城里居住的人还不少，银根也不紧。矿工都从鹿皮湾以及鹿皮湾以西其他矿地赶来，因为夏季淘洗结果很有收获，他们的钱袋都装满了金沙和金块。克朗代克这时还未开发，育空的矿工也不知道可以深掘，烧火。冬天无事可做，他们就蛰伏在像环城这样的大篷帐里，以度过漫长的北极夜。他们无法消磨时间，钱袋却已装得满满的，只得到酒店里寻找唯一的消遣。可是德佛利酒店差不多已经很冷落了，站在火炉边的圣母，张嘴打了个哈欠，对却利·贝茨说：

“倘使眼前没有别的事情，我要去睡觉了。可是篷帐出了什么事？人都死光了吗？”

贝茨简直不高兴回答，只是绷起面孔卷着一支香烟。丹·麦克唐这个育空河上游的最早的酒店老板和赌徒，是德佛利酒店和一切赌博业的主人和所有者，漫无目的地踱过一大片空地，走到火炉边那两个人的地方来。

“死了人没有？”圣母问他。

“好像是有的。”是他的回答。

“那一定是整个篷帐都没有了命。”她用下结论的语气说，又打了一个哈欠。

麦克唐干笑一阵，点了点头，张开嘴巴想说话，这时，忽然前门大开，在灯光里现出一个人来。一阵霜花被室内的热度蒸发成水汽，从他身旁直旋到膝上，又流落到地板上，越来越稀薄，而在离火炉十二英尺的地方消失了。这个新来的人从门内的钉头上拿下小刷帚，拭去他鹿皮鞋和德国高统靴上的雪。要不是那个魁梧的法国加拿大人从柜台边走上去和他握手，和

他一比，那他应该是一个高大的人。

“喂，毒日头！”是他的招呼声，“天呀！你来得正好！”

“喂，鲁易，你们大家什么时候进来的？”新来的人说，“过来喝一杯，把波恩湾的事都告诉我们。怎么，你们都该死，又动摇了。你的合伙人在哪里？我正要找他。”

又是一个大个子离开柜台来和他握手。奥拉夫·汉特生和法兰却·鲁易是在波恩湾的合伙人，是地区里两个身体最魁梧的人物，虽然他们比新来的人只高半个头，可是相形之下，他显得很矮小了。

“喂，奥拉夫，你是我口中的肉，知道吗？”那个叫做毒日头的人说，“明天是我的生日，我要打倒你们——你可知道？你也是，鲁易。在我生日我要把你们都打倒——你可知道？过来喝酒，奥拉夫，我要把事情告诉你们。”

这个新来的人一到，好像这地方都给灌注了一股热气。“这是毒日头。”圣母叫出来，当他走到灯光里时，她是第一个认出他的。却利·贝茨一看见他就神情松动了，麦克唐走过去，跟柜台边那三个在一起。毒日头一进屋子，整个地方就突然变得光明起来，快乐起来。酒店人员活跃了。说话的声音也提高了。有人在笑。当小提琴手望了望前面的房间，对钢琴手说，“这是毒日头，”顿时华尔兹舞的拍子也显然加快了，跳舞的人受了感染，开始打旋，好像真很有味儿似的。他们早就知道，只要有毒日头在，是不会冷场的。

他从柜台边转过身来，望见了火炉旁边的女人，对他表示着热烈欢迎的面色。

“喂，圣母，老阿姊，”他叫，“喂，却利。你们都是怎么的？棺材只要三盎司金沙，何苦要这般模样？过来，大家来喝酒。过来，你们这些活死人，要什么酒尽管说。大家都来。今

夜由我作东，由我作主。明天我要三十岁了，就要变成老头儿。今夜是青春的最后时刻。你们都赞成吗？那么都走过来，走过来。”

“不要走开，达维斯，”他对玩纸牌的人说，他已经把椅子推离了赌台，“我要和你赌一下，看看是你们喝我的，还是我们喝你的。”

他从外衣口袋里拿出沉沉的一袋金沙，下注在“大牌”上。

“五十块钱。”他说。

发纸牌的人抽出了两张牌。大牌赢了。他把数字写在拍纸簿上，柜台上的掌秤人就在称金天平上称出五十块钱的金沙倒进毒日头的袋子里。后面屋子里华尔兹舞已经散了场，小提琴手和钢琴手跟着三对舞伴向柜台走过来，恰好被毒日头看见。

“大家都走过来！”他叫着，“走过来叫酒。今夜由我作东，难得有这样的一夜。走过来，你们这些笨家伙，恶棍。今夜由我作东。我告诉你们——”

“今夜是该死的肮脏的一夜。”却利·贝茨插口说。

“你说得不错，我的孩子，”毒日头很高兴地说下去，“肮脏的一夜，但是由我作东的一夜，你要知道，我是肮脏的老狼。听我的嗥叫。”

他真的叫了一声，像是寂寞的灰木狼的叫声，叫得圣母把纤细的手指塞住耳朵，哆嗦起来。过了一分钟，她就在他的怀抱中打着旋到舞池里去了，他们在那里就和另外三个女人以及她们的舞伴立即开始跳哄闹的弗吉尼亚舞<sup>①</sup>。男人、女人都穿着鹿皮鞋跳舞，这地方立即就闹哄哄了，毒日头是中心人物，

<sup>①</sup> 一种美国的土风舞。——译者

是生气勃勃的火星，以挖苦、嘲笑、粗鲁的玩耍，叫他们从他当时所见的失望的泥沼里跳出来。

这地方的气氛因为他一来就起了变化。他好像在这里注入了他那惊人的生命力。从街上进来的人立刻会觉到，酒店人员在回答他们的疑问时就向后面的房间点头，会心地说，“毒日头在作乐。”于是，进来的人都留着不走了，弄得酒店人员很忙碌。赌徒们都勇气百倍，赌台立刻坐满了人，筹码声、轮盘赌球的旋转声，单调而傲慢地超过了人们嘈杂的说话声、诅咒声和大笑声。

几乎没有人知道爱兰·哈纳许除了毒日头以外还有别的名子，这个名字是早期这个地方的人给他起的，因为他常常借口日头晒得很毒，把他的伙伴从被窝里赶出来。在那遥远的北极荒野里的人都是拓荒者，在这些拓荒者中间，他被认为是最早的人之一。像阿尔·美育和贾克·麦昆斯勋两个虽然比他来得早，可是他们是从东部赫珍海湾地区翻过落基山脉到这里来的。而他却是翻过契尔科和契尔甲山山口来的拓荒者。在十二年以前，即1883年春天，他这个十八岁的小伙子，和五个伙伴越过了契尔科山。到秋天，又和一个伙伴翻山回去。四个伙伴就在这个荒凉的、地图上找不到的旷野里失事丧了命。十二年来，爱兰·哈纳许却继续在北极圈探寻金子。

谁都没有像他那样固执地、有耐性地探索过。他是和这地方一同成长起来的。他不知道别的地方。文明只是他从前的生活的梦影。对他说来，像四十英里驿和环城的的篷帐就是大都市了。他不仅和这个地方一同成长，因为这地方非常荒凉，他还出力开发过它，他创造了这地方的历史和地理，后来的人就记录他所游历过的地方，画下他的足迹所踏出来的路线。

英雄是不大崇拜英雄的，但是在那块刚开拓的——像他一

般年轻的——地方的人们，却把他认做一个前辈的英雄。照时间讲，他来得比较早。照事业讲，他做得比较多。照耐力讲，大家都承认他能摧毁他们之中最强悍的人。而且，大家都把他当作一个有胆力的人，正直的人，白种人。

在无论什么把生命当作随便玩弄又随便撇开的偶然的东方的地方，人们差不多自然而然把赌博当作娱乐和休息。在育空地方，人们以生命去换取黄金，而那些从地下掘得了黄金的人又用黄金来相互赌博。爱兰·哈纳许也不例外。他本来就是一个男子汉，要把生命作赌博的本能非常强烈。环境决定了赌博所应采取的形式。他出身于衣阿华州的一个农家，后来他的父亲移居到东俄勒冈州，爱兰的童年时代就消磨在这个矿区里。除了艰苦拼搏赢得大赌注以外，他就别无所知。胆量和耐力是取胜之道，但结果却操纵在大神“机缘”的手里。用老实的工作换取固定但是微小的酬报是不足取的。人应该做大事业。他愿为争取一切东西而冒一切危险，而要是不能争得一切，那他终究是一个失败者。所以在育空十二年，哈纳许是个失败者。不错，去年夏天，他在鹿皮湾挣得了二万块钱，可是藏在地下还有二万块。但是照他自己所说的，那只是收回了先前所下的赌本而已。他把自己的生命赌了十二年，四万块钱对这样的下注不过是一笔小收入——不过是在德佛利酒店喝一次酒，跳一次舞，冬天在环城赌一下的代价，以及日后探寻矿源的垫款而已。

育空的人把一句老格言倒了过来，说是“去得容易，来得难”。跳完了舞，爱兰·哈纳许把屋里的人都召集在一起重新喝酒。一块钱一杯酒，金沙一盎司作十六块钱，屋里有三十个人接受了他的邀请，在每跳过一次舞后，满座都是他的客人。这是爱兰作东的一夜，谁都不许为任何东西花一个钱。爱兰·哈



纳许倒不是酒徒。威士忌在他说来，是无所谓的。他是太有力，太强壮，他的头脑和身体不会受累，不会做酒精的奴隶。他有过一时期，在路上，在河上几个月没有喝过比咖啡强烈的饮料，也曾有一年连咖啡都没得喝。但是他喜欢朋友，而且，在育空，唯一的社交活动就在酒店，所以他就到酒店里来活动了。当他是一个小孩子在西部矿棚里的时候，人们就是这样生活的。他觉得这是一个人结交朋友的正当方式。他不知道别的什么方式。

他是一个杰出的人物，虽然他的服装和在德佛利酒店的一般人差不多。脚上穿硝软的鹿皮制成的鞋子，还缀着印第安式的鞋孔珠。裤子是普通的工装裤，上衣是毛毯做的。衬着羊毛的长皮手套，挂在腰边，依照育空地方的风俗，用一根长皮带缚带，绕着颈项挂下来。头上戴一顶皮帽，翘起了护耳，荡着两根带子。他面颊清瘦且长，颧骨下面略为凹陷，几乎像是印第安人。被太阳晒得变色的皮肤，加上锐利乌黑的眼睛更加强了他像印第安人的模样，虽然皮肤的古铜色和眼睛基本上都还是白种人的。他看上去已不止三十岁，可是脸刮得很光，一点也没有皱纹，几乎还有些孩子气。这年龄的印象是没有实际证据的。这是从他的经历、苦难中得来的，是一般人所望尘莫及、比较抽象的东西。他曾经毫无遮掩地、紧张地生活过来，这生活里的一些东西在他的眼睛里燃烧着，在他的语声里振动着，好像永远要在他的嘴唇里透露出来一样。

他的嘴唇很薄，向下紧紧地遮住了他那均匀洁白的牙齿。因为嘴角向上卷而减轻了粗暴的表情，就使他显得和蔼可亲，像是眼角边的小皱纹使他有笑容一样。这些必要的神情就把那根本是野蛮的、原该是残暴、冷酷的天性给掩饰了。鼻上无肉，鼻孔却不小，而且精巧，大小正和他的面孔很相称。高高

的额角好像要弥补它的狭窄，圆顶的形状优美，而且匀称。他的头发就像印第安人的一样，非常直而且非常黑，带有身体健康的人所独有的光泽。

“毒日头真是挥金如土。”当跳舞的人们发出一阵欢呼的声音的时候，丹·麦克唐说。

“他就是干这种事的孩子，可不是吗，鲁易？”奥拉夫·汉特生说。

“是的，的确，你说得对，”法兰却·鲁易说，“那孩子浑身是金子——”

“当万能的上帝在最后洗金的一天，要洗毒日头的灵魂，”麦克唐插进来说，“哼，万能的上帝是要和他一起把沙砾铲进洗金槽里去的。”

“说得对，”奥拉夫·汉特生喃喃地说，对赌徒表示深深赞美。

“真是，”法兰却·鲁易表示同意，“我想，我们过些时候要为此喝一次酒，可不是？”

## 第二章

到早晨二点钟，跳舞的人都想吃些东西，停止跳舞半小时。就在这时候，贾克·肯斯提议打扑克。贾克·肯斯是一个魁梧的、粗犷的家伙，他和比脱尔两个，想深入北极圈，在科犹库克河上游建立一个邮站而没有成功。此后，肯斯就退回到四十英里驿和六十英里驿来，改变了他冒险事业的方向，到美国

本部去要一架小锯木机和一条内河汽船。锯木机当时已经由印第安人和狗驾了雪橇送过契尔科山，在初夏冰雪消融以后可以送到育空来。到夏末，待白令海和育空河口浮冰消除以后，汽船就可以在圣道格尔装载锯木机和供应物品送到防守站来。

贾克·肯斯提议打扑克。法兰却·鲁易、丹·麦克唐和霍尔·肯贝尔（他在鹿皮湾发过一次财）三个因为没有足够的女舞伴，都不跳舞，就接受了提议。他们正要找第五个人时，毒日头正从后面的屋子里走出来，圣母挽着他的手臂，后面还跟着一群舞伴。他回应了打扑克的人的招呼后，就走到屋角里他们的桌子边去。

“你要一起来，”肯贝尔说，“试一试运道吗？”

“今夜我一定得胜，”毒日头兴高采烈地回答，同时觉得圣母像要阻止他似的捏紧了他的手臂。她要他去跳舞。“我的运道一定好，但是我就要去跳舞。我并不想夺你们大家的钱。”

谁都不勉强他。他们认为他的拒绝是坚决的，而且圣母正拉着他的手臂，要他去找吃晚饭的人，当时他觉得心情起了变化。并不是他不要跳舞，也不是要得罪她；而是加在他手臂上的压力，使他那自由的男子汉的天性起了反抗。他心里的思想就是不让任何女人来操纵他。女人都喜爱他，可是他并不看重她们。她们是装饰品，是玩物，是生命的大赌博中的一些娱乐。他在喝酒、赌博的时候碰到女人，他从观察知道，一个人摆脱酒、牌要比摆脱一个和他有过纠葛的女人容易得多。

因为他主观很强，自然就听自己的思想行事，而假使要他做别人的奴隶，他就会采取杀人或者可怕的方法来表示反抗的。为爱情颠倒是他所不知道的事情。他把谈情说爱的人当作疯子看待，而发疯就是他认为不值得分析的事情。但是男人之间的友谊和对于女人的爱不同。友谊可没有什么可颠倒的。这

是一个买卖的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公道的交易，他们并不互相追求，而是在羊肠小道上，河上，山上，为追求生活与财宝而共患难。可是男人与女人是相互追求的，其中一个必须对他或者对她表示屈服。友谊就不同了。友谊可没有奴役的意味；虽然他是一个比他所表现的能力还要高一等的人，所给的远比他所受的多，并不是按照名份给付，而是慷慨赠予，他靠辛苦工作或英勇的努力所得的都从他手里挥霍了出去。在狂风吹刮着的山口装运几天或者越过蚊子丛生的沼泽，比他的伙伴多装一倍重的东西，他也不觉得会有不公平或勉强之感。大家都尽力而行，那就是做买卖的精神。有的人比别人气力大——真的；但是只要各人都尽力而行就是公平交易，就是遵守做买卖的精神，就是公道的买卖。

但是，对于女人——就不是这般。女人给得很少，要得很多。女人有情丝会把随便哪一个瞥过她们两眼的人都捆扎起来。就拿圣母来说，他进来时在打哈欠，当他请她跳舞时就高兴非凡。本来跳一次舞也没有什么；但是因为他和她跳了两次、三次，又加上几次，所以当他们要他一起打扑克的时候她就捏起他的手臂来了。这就是一种可怕的情丝，是她要向他施展压力的最初一次，倘使他会屈服的话。她实在是一个俏佳人，丰满、高大，容貌又美丽，又是一个跳舞的能手，但因为她是女人，有一般女人的欲望，要用她的情丝把他缚住，把他的手脚都扎起来，打上烙印。还是打扑克。他喜欢扑克，也和跳舞一般。

他只是用消极的态度拒绝了手臂上的牵制，说：

“我倒想和你们大家大赌一场呢。”

手臂上又是一拉。她想把情丝缚在他身上。一刹那间，他变成了一个野蛮人，被心里所涌起的恐怖和吓人的波浪所控

制，就在那很短很短的时间里，他像是一只吃惊的老虎，因为知道了陷阱而满心愤怒，害怕。倘使他真是一个野蛮人，他就会狂暴地从这地方跳开，或者就扑到她身上，把她撕得粉碎。但是就在这一刹那间，那把人变作不相称的社会动物的、经年累代的教育，又在他心里激荡起来。机智和同情在他的心内斗争着，于是，他就望着圣母的眼睛笑着说：

“你们大家<sup>①</sup>去找些东西吃。我不饿。过一会我们再跳舞。夜还未深。去吃东西吧，老阿姊。”

他抽出手臂，并且开玩笑地推着她的肩膀，同时就对玩扑克的人们说：

“取消限额，我要压倒你们。”

“以最高数为限。”贾克·肯斯说。

“不要最高限额。”

打扑克的人们相互望着，肯斯就宣布，“取消最高限额。”

爱兰·哈纳许就一下子坐在空椅子上，拿出金沙袋来，改变了主意。圣母噘着嘴唇，噘了一会儿，然后跟别的跳舞者走开了。

“我给你拿一块三明治来，毒日头。”她回过头来说。

他点了点头。她是以笑容表示她的宽恕。他已逃出她的情网，同时也没有太伤她的感情。

“我们玩记分筹吧。”他提议，“筹码老是在桌上堆得乱糟糟的……你们大家同意吗？”

“我同意。”霍尔·肯贝尔说，“我的每个筹五百块钱。”

“我的也是五百。”哈纳许回答，别人也各自说明自己的记

---

<sup>①</sup> “你们大家”这句话是毒日头的口头禅，因为他是文盲，所以把多数作单数用。意思就是“你”。——译者

分筹的钱码，法兰却·鲁易是最拘谨的一个，说每一个是一百块钱。

那时候，阿拉斯加还没有流氓，也没有骗人的赌徒。赌博进行得很公道，大家互相信任。一个人说的话就像风箱里的黄金一样值钱。记分筹是一种扁平的长方形的合成筹码，也许只值一分钱。但是当一个人在赌博时下注一个记分筹，说明是当做五百块钱时，大家就认为是值五百块钱的。谁要赢了它，就知道用这筹码的主人会在天平上称出价值五百块钱的金沙来赎回的。记分筹的颜色各不相同，很容易认出是谁的东西。在育空早期，谁也梦想不到赌钱要用现金。一个人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下注，不管东西在哪里，也不管是什么性质的东西。

哈纳许洗了牌，又是做庄，因为这个好预兆，所以在洗余牌的时候就吩咐酒店堂倌给室内的人酒喝。当他把第一张牌发给在他左边的丹·麦克唐的时候，嘴里就叫：

“大家当心一些，哑子、爱斯基摩狗、笨小狗，当心，加把劲！把缰绳缚紧呀！把身体压在挽具上，绷紧胸带！嗨拉！嗨！我们要出发到海伦布拉克法<sup>①</sup>去。我明白告诉你们大家，今晚在我们到那位太太的地方以前，要碰到险峻的斜坡，而且要走得快，有人要摔跤……摔得很重。”

一开始打牌，打得就很安静，很少说话，甚至于不说话，虽然赌徒们的四周声音闹得非凡。爱兰·哈纳许已燃起了星星之火。矿工越来越多，走进了德佛利酒店就不想出去。在毒日头作乐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会错过机会的。舞池里挤满了人。因为缺少女人，有许多男人就把丝手帕缚在手臂上装作女人和别的男人跳舞。所有的赌台都围着人。在长柜台边和挤在火炉

<sup>①</sup> 北美洲有海伦山，海伦原来是希腊神话里的斯巴达皇后。——译者

边的人们的谈话声和筹码不断的滴答声，轮盘赌球尖锐的旋转、起伏声打成一片。育空地方所特有的夜晚的一切东西都齐备了，混在一起了。

在赌台上的运道变化不多，没有出大牌。结果是很高兴地玩着小牌，虽然玩的时间也不长。法兰却·鲁易的一副大顺子对肯贝尔和肯斯的两对三只头，总数赢了五千块钱的赌注。另外一注八百块钱是摊牌时以一对三赢来的。有一次，哈纳许很冷静地投机，赢了肯斯两千块钱，肯斯摊出牌来是四缺一的同花，但是哈纳许却靠手里一对十竟敢叫对方摊牌。

但是到早晨三点钟就有了大牌。这是最难得的机会，是人们在赌扑克时几个星期都等不到的，消息传遍了德佛利。旁观的人都鸦雀无声。离得远些的人也停止谈话走到赌台旁来了。赌钱的人都放弃了其他赌博，舞池里的人也走空了，最后有一百多人都紧紧地悄悄地挤在一起，围住了扑克台。在补进的抽牌以前下注已经很大，赌注越下越大，还是没有抽牌。肯斯在做庄，法兰却·鲁易就拿了一个记分筹开始——在他就等于一百块钱。肯贝尔只要看一看，但是爱兰·哈纳许，在他下手加上五百块钱，对麦克唐说可以让他容易进牌。

麦克唐又望了望手里的牌，下了一千块钱的记分筹。肯斯望着手里的牌想了好久，最后决定要看牌。这就要法兰却·鲁易加上九百块钱才能打下去，他也想了好久才加了注。肯贝尔也要加九百块钱才可以打下去，拿牌，但是出人意外，他要看九百块钱，另外又加码一千块钱。

“你们大家到底都有胆，”哈纳许说，他要看一千五百块，再加码一千块，“这一输赢就可以决定到海伦布拉克法去，你们大家最好还是当心别绷断缰绳。”

“我也要到她那里去。”麦克唐放下二千块钱的记分筹，另

加一千块。

在这个场面上，赌徒们都端端正正地坐着，知道必定是有大牌出现了。虽然他们外貌一无动静，每人都不自觉地紧张起来。大家都想表示他们自然的姿态，可是各人的自然姿态都不相同。霍尔·肯贝尔做出平日谨慎的样子。法兰却·鲁易遮掩不住自己的关心。麦克唐要全心全意保持他的慷慨气度，虽然语调好似有些夸张。肯斯冷静，不动声色，漫不经心，而爱兰·哈纳许却和平时一般调皮滑稽。台面上已有了一万一千块钱赌注，记分筹很凌乱地堆在桌子中央。

“我的记分筹用完了，”肯斯哀诉说，“我们还是打欠账吧。”

“欢迎你打下去。”是麦克唐很客气的回答。

“我还没有决定打。我已进了一千块钱。现在要多少了？”

“要进牌就是三千块钱，谁都不会不许你加码的。”

“加码——见鬼。你要知道我有一副好牌，和你差不多。”肯斯望了手里的牌，“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怎么办，麦克。我的时运来了，我只要同样押三千块钱赌注。”

他在一张纸条上写了数目，签了名，送到桌子中央。

大家眼睛都集中在法兰却·鲁易的身上，他微颤着手指摸着纸牌，摸了一会儿。接着，就说“天知道！我就没有一点时运”，就很惋惜地把手里的牌扔到废牌里去。

接着一百多双眼睛就移到肯贝尔的身上。

“我不攻你了，贾克。”他说，他叫了必需的两千块钱不再加码了。

大家的眼睛转过来望哈纳许，他写了一张纸条，推向前去。

“我要你们大家知道这并不是慈善事业的主日学校。”他



说，“我跟你加同样的赌注，贾克，而且加码一千块。你们大家都要看准手上的牌，采取行动，麦克。”

“行动就是发财了，我再加一千块，”是麦克唐的回答，“还有些时运吗，贾克？”

“还有时运。”肯斯用手指摸着牌，摸了很久，“我要打的，但是你必须知道我怎么应付。我有一艘汽船叫‘贝拉’——照价钱讲值两万块钱。在六十英里驿的木架上还藏着五千块。你们知道我有一架锯木机就要运到，现在已在林德曼，一只驳船已在建造中。我有资格赌吗？”

“进牌吧；当然有资格。”是毒日头的回答，“既然大家在谈起，我碰巧要指出我在麦克唐的保险箱里有二万块钱，在那里，那里，鹿皮湾地下还有二万块。你知道那土地，肯贝尔。泥土里不是还有这许多钱吗？”

“当然的，毒日头。”

“现在要多少了？”肯斯问。

“二千块钱看牌。”

“我们当然攻的，倘使你们大家进牌。”毒日头警告他。

“这是很好的时运。”肯斯说，在继续增长的钱堆里加上二千块钱的纸条，“我已觉得它在我背上爬上爬下。”

“我没有时运，但是一手牌还不差。”肯贝尔在放纸条时表明态度，“但这是不值得加码的牌。”

“我的牌要加码，”毒日头停下来写纸条，“我跟进一千块钱，再照旧加码一千块。”

圣母站在他身后，做了一个男人的最好的朋友不敢做的事。她从毒日头的肩膀上伸手拿起他的牌来看，同时把五张牌紧靠他的胸前，遮住牌面。她看见三只Q和一对八，但是谁都猜不出她所看的牌。当她看牌的时候，每一个赌徒的眼睛都